

高僧傳卷第六

古

伊六

高僧傳卷第六

伊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碧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寂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  
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  
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  
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  
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

伊六

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  
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  
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  
波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  
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

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網維以大法爲己任  
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  
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  
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  
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

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  
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  
義徃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  
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  
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

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  
九年秦將符丕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  
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  
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  
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  
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  
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  
曰若此中可得栖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  
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

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  
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  
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  
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  
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栖褊狹不足相  
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  
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  
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  
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  
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

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  
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  
住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  
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  
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  
伊六  
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曖若隱而顯  
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人化  
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  
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  
而冥其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

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  
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  
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  
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  
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  
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  
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其趣竒興開襟  
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鬢髯神容依  
俛欽遇琪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

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  
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sub>其</sub>又昔潯陽陶侃經  
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  
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  
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  
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珍  
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  
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  
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

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爲之謠曰  
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況宿邈何遙遙可  
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旣成祈心奉請  
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  
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

伊六

四

於斯復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  
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  
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  
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  
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  
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  
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  
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  
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  
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則三世之傳顯矣  
遷感之數旣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  
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  
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  
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

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  
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  
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  
於是雲圖表暉影侷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  
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

伊六

五

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  
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  
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  
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有驚出  
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

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  
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  
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  
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  
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  
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神  
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  
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  
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  
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

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  
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  
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  
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  
要移景不勅旣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  
司徒王謚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  
敬謚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  
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  
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  
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  
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  
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  
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  
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  
討盧循設帳乘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  
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  
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  
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  
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

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  
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  
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  
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  
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  
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爲道  
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  
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  
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  
境于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

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  
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  
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  
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  
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遣契亦無日  
不懷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  
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  
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  
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  
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

伊六

七

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  
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  
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  
鳩摩羅什和南旣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  
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貺粗承風  
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  
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  
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  
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  
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

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  
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鑰石雙口澡罐可  
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  
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  
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  
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  
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  
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  
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  
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

冀有餘暇一一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  
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  
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相  
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  
世時無悟宗伊六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

伊六

八

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  
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  
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  
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  
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關晉地獲本

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  
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  
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  
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  
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  
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  
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  
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聞與  
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  
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

變像以伸欵心又今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  
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旣龍  
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  
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  
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  
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  
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  
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  
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  
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

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  
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  
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  
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  
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  
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  
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  
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  
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擅越安隱使彼亦復無  
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

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  
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  
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  
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  
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  
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  
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  
淪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  
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  
自遠此命旣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

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與  
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  
冲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  
充僕射褚翬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  
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  
伊六  
定及玄在姑孰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  
十  
不敬王者旣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  
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  
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  
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

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  
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  
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  
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  
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  
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  
志恥即外從而覩遠辭旨赳赳未決有頃玄  
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  
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  
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

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  
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  
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  
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  
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  
伊六  
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  
十一  
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  
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  
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  
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

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

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  
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脩書  
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  
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  
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  
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未  
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  
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旣養素山林又所患  
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  
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

佛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  
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  
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  
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  
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

伊六

十二

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  
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  
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  
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  
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

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  
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  
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  
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  
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  
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  
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  
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讚詩書集爲十  
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四

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  
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  
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東下持亦俱  
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

伊六

十三

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  
首持有姑爲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  
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  
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  
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

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  
太守范甯請講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  
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愈范  
答書云誠爲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但令如  
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瑯琊王  
恭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  
檢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  
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爲善友持後  
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眉  
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

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  
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  
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兄弟拭淚憫  
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  
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踈而一往神出見  
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  
持既疑其為人遂弃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  
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  
峨眉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  
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愴知其不可止遂

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絡四方慕  
德成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  
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  
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恭公幼有才  
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毛璩所

伊六

十四

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璩  
蜀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巖公巖  
不得已而赴璩旣宿昔擅越一旦傷破覩事  
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  
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郫縣中寺縱有

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徃陴有所討戮還  
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  
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  
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  
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  
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  
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  
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  
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  
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

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  
門竺曇現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  
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旣爲道安所留  
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

伊六

十五

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旣門徒稍盛  
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  
克已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  
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  
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

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出  
今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  
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  
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  
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向永  
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  
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  
潯陽爰集虎溪請永及慧遠遠旣久持名望  
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  
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納

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  
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  
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  
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  
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  
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  
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  
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  
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末入廬山從遠

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  
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色開講歷當元匠  
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  
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  
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

伊六

十六

執燭憑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  
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  
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  
覩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欬然  
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

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  
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爲傍人云  
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而言氣俱盡春秋  
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  
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  
愚矇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  
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  
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  
虎早閉門問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

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  
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  
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  
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  
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

伊六

十七

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  
前云此下有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  
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  
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爲衛將軍

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征  
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  
旣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  
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致  
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  
峰岫强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  
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  
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  
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

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  
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  
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  
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覲以外  
國七筯禮拜辭別儻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  
奔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爲臺寺支法濟弟  
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  
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  
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

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  
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  
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  
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玄每詣觀聽  
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

伊六

十八

耳及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  
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勅郡送祖出京祖稱以  
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  
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  
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

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  
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  
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  
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  
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  
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極  
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  
傳業于今

釋僧瓘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今

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弘覺法  
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  
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匡  
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  
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旣崇信三寶盛弘大化

伊六

十九

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  
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旣多或有  
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  
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  
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

領宣授遠規以濟顏緒僧契法師學優早年  
德芳暮齒可爲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  
修卽爲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  
力契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  
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  
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  
人僧正之興契之始也契躬自步行車輿以  
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  
講說經律勗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長安大  
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  
彩先令外學徃村借論語竟不賣歸於彼已  
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  
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  
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徃諮稟什見而竒  
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竒聰明釋子  
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叅正詳譯因請什  
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  
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  
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

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  
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  
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  
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  
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  
伊六  
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  
與秦僧搆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  
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  
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搆言必勝使無上大  
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

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  
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  
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  
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  
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詘抗鋒辯飛玄彼  
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  
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  
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  
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  
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

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  
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慇  
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  
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  
並行於世矣

伊六

廿一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靖不  
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  
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  
波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關中姚  
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

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  
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  
問答皆次第徃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  
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  
華經影旣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  
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守節塵外脩  
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  
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  
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

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  
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濠上之  
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  
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  
知音之士負袞成群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  
因果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  
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  
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  
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偽  
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

嵩答實鄴衛之松栢興勅見之公卿皆集欲  
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賞悅  
即勅給俸卹吏力人舉興後謂嵩曰乃四海  
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於是美聲遐布遠  
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  
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伊六什譯經至廿二  
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  
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  
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  
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

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  
幽微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  
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  
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  
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  
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  
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  
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  
或當得徃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意業  
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

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  
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窻房出春秋六  
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  
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

伊六

廿三

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  
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  
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粒  
常手自畫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  
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

又遊刃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  
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  
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  
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  
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尚書令姚顯令  
敦逼恒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  
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  
須才今勅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  
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  
守節爲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

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  
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  
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  
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況陛  
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  
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  
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  
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  
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

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契  
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  
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  
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  
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  
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恒標  
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  
至於敷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  
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  
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恒乃歎

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  
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  
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  
二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  
序并吊王喬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  
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  
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  
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  
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

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  
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  
負糧入關抗辯肇旣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  
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  
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

伊六

廿五

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  
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  
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  
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  
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

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  
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  
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机  
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翫味更存徃復遺  
民乃致書肇曰頃冷微聞有懷遙仰歲末寒  
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沉痾  
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  
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  
雋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慙慙  
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

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有  
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爲  
釋之肇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  
并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  
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  
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漸三寶弘通  
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  
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  
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  
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

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  
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  
悉若覩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  
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  
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

伊六

廿六

祇桓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  
同斯法集耳稱詠旣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  
至趣無言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  
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

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  
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  
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  
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  
漠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  
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  
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  
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  
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

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  
其體眇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  
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  
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  
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  
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  
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  
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嘿豈曰無辯辯所  
不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  
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

伊六

廿七

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  
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  
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  
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  
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  
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故  
其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  
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  
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  
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

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  
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  
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  
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  
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  
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  
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  
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  
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

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之所測肇  
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  
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  
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  
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

伊六

廿八

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  
無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  
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  
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  
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  
無名之致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  
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  
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懇懃備加讚述  
即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晉

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